

《简·爱》之续

简·爱 的情人

沿着夏洛蒂的思路
探索简·爱下半生的爱情

新时代出版社

I·47.57/479

简·爱的 情人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288843



责任编辑:一凡

封面设计:小河

责任校对:晓霞

《简·爱》之续
简·爱的情人

高墨 著

* * * *

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50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* * *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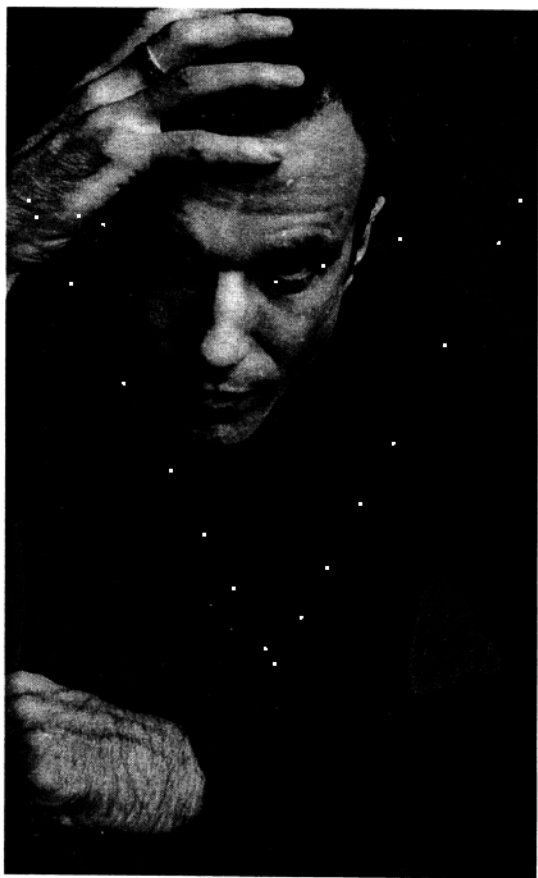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5425-0326-X/I·142 定价:25.80 元

(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予厂家调换)



罗切斯特逝世后的简·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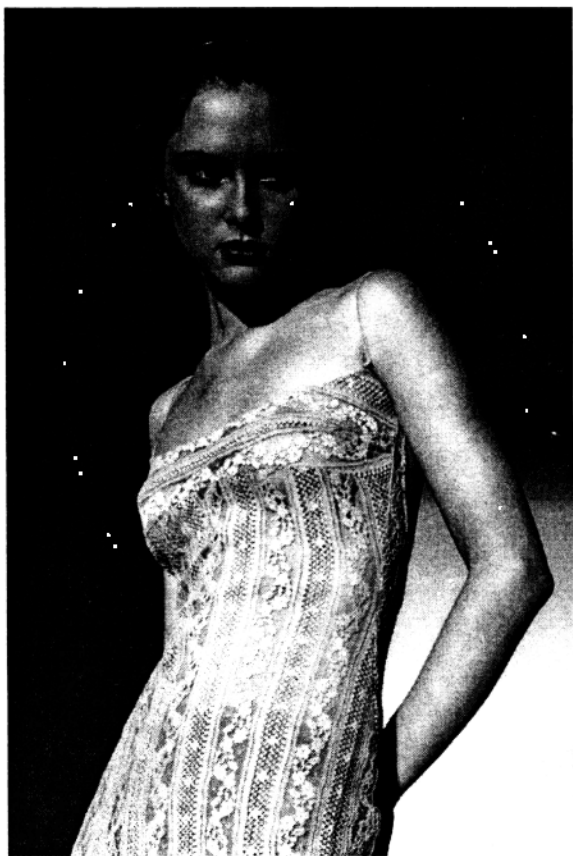
SBN 08/07



简·爱的第二个丈夫圣约翰。



简·爱的欲望之堤终于被詹姆士掘开了……



阿黛勒，在詹姆士追求简·爱时，她却发疯地挑逗詹姆士。

内容提要

《简·爱的情人》是青年作家高墨对 19 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的文学名著《简·爱》的续篇。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简·爱嫁给爱德华·罗切斯特以及罗切斯特去世后她的生活和爱情经历。

一个半世纪以来，简·爱以其独立的人格、真实的感情以及直面人生苦难、追求幸福生活的独特形象而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广泛喜爱。原著《简·爱》在她与罗切斯特结婚后，仅以一章的篇幅简略地介绍他们共度十年美满的婚姻生活，就结尾了。但是，正如读者所知，罗切斯特比简·爱大二十岁，而且在桑菲尔德庄园火灾中身受重伤，按照常理，他是应该先于简·爱离开人世的。那么，在罗切斯特死后，简·爱又该如何生活？她会不会再和一个男人相爱，再结一次婚？她会不会和另一个男人再谱一曲爱情的绝唱？我们有没有理由让她背负“贞节牌坊”独居空房，在对已逝的罗切斯特的精神怀念中守寡终生？凡此种种，就是《简·爱的情人》将要回答您的——

座落在森林中的芬丁庄园，气候不利于健康。婚后的简·爱与罗切斯特在这里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后，罗切斯特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，终于不治而逝。

罗切斯特的养女阿黛勒在伦敦上大学，她偕男友杰克回芬丁庄园奔丧，二人在夜间疯狂地作爱后，竟盘算起了罗切斯特的遗产。

简·爱的表哥，曾经要求简·爱作她的妻子同往印度的圣约翰·里弗斯，原以为已死在印度，但他却在罗切斯特的葬礼结束后突然出现在芬丁庄园。

阿黛勒在得到养父罗切斯特一万英镑的遗产后，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伦敦。

罗切斯特去世后，独居芬丁庄园的简·爱精神悒郁，沉浸在对丈夫的深切怀念和真挚爱情之中。

圣约翰办了一所慈善性的免费学校，邀请简·爱去担任教师。简经过反复思考，答应离开芬丁庄园到圣约翰的学校任教。与此同时，简·爱的表姐黛安娜的丈夫菲茨·詹姆士上校奉命远征中国，夫妇俩依依惜别。他们俩的爱情经受过曲折痛苦的考验。

简·爱同圣约翰、黛安娜、玛丽及其丈夫沃顿一道，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校繁忙、紧张的工作。为了克服办学上的困难，圣约翰多方奔走，废寝忘食。他的精神和干劲令包括简·爱在内的所有人感动不已。

一天晚上，圣约翰向简·爱讲述了他在印度的一段惊险的经历。他的勇敢和非凡的意志令简·爱为之震动。

圣约翰对简·爱旧情复燃，但简·爱委婉地谢绝了他。

最后圣约翰以他的一腔真情打动了简·爱，他们结了婚。然而，他身体衰弱，又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校的事务中，正值盛年的简·爱因此不能获得美满和谐的性生活。

圣约翰学校的经费越来越紧张，而且他百病缠身，需要大笔的医疗费。为了摆脱经济困境，简·爱拿出家底投资开办了一座煤矿。但是，简·爱由于心灵善良、纯洁，被狡诈的购买商欺骗，结果煤矿面临倒闭，学校也难以为继。

正在这紧急时刻，詹姆士上校从中国回来了，并拿出一大笔钱挽救了简·爱的煤矿和学校。

詹姆士退了伍，并因军功被英国王室授予子爵。他开办了一家银行，短短半年就成了大名鼎鼎的金融家。

詹姆士子爵爱上了简·爱，秘密地追求她。他思想前卫，精明能干，体魄强壮，气质过人。渐渐地，简·爱也动了心，但她克制着自己。

阿黛勒早已挥霍完了财产，为了继续奢靡生活，她疯狂地追求富有的詹姆士子爵。詹姆士巧妙地运用女人

的嫉妒心理刺激简·爱，终于攻破了简·爱的心理防线。初摘“禁果”之夜，詹姆士以雄健的体魄，温柔而强悍的作爱技巧，令高潮频频到来的简·爱昏厥过去……

简·爱一方面为自己作了别人的秘密情人而痛苦、自责，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和詹姆士的激动人心的幸福爱情。在詹姆士强有力的爱情进攻下，她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就范，维持了二人的情人状态。

在詹姆士的家里，简·爱发现了一名中国姑娘，并从她那里获悉詹姆士的财富是英军在中国掠夺后的分赃。简·爱震惊不已。在她的动员下，詹姆士和她共同出资买回了英军从中国掠夺的大量珍宝、文物，交给那位中国姑娘，让她带回了中国。

简·爱和詹姆士之间的秘密“败露”了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……

1

这一年的冬天似乎要来得早。一阵阵寒气在森林间幽灵般地穿梭。芬丁庄园被大团大团浓黑的阴云笼罩着，连月不见阳光。

原本有些破旧的房屋，十年前经它的主人一番精心改造、修饰，早已成为一座别具一格的林中府邸：深深掩映在密林里的院子，间或露出墙和屋顶的几缕亮色；高大的古木一棵接一棵地雄踞于宅子的庭落，流淌着古典的意趣；而散布在树与树之间、修剪得齐齐整整的草坪，盎然的绿意又洋溢着无限的生机。车道边、甬路旁、窗台上斗艳的群芳和它们那沁人心脾的香韵，更流露出这儿的主人甜蜜的生活情调。偶尔传出几声清脆的鸟啼，报道着芬丁庄园迎来了又一个清静的早晨。

这儿，就是简·爱和她的丈夫爱德华·罗切斯特的家居。

十二年前华丽舒适的桑菲尔德庄园被那个可怕的疯女人、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·梅森付诸火海后，简·爱就在这个宅子——芬丁山庄同双目失明、独臂的罗切斯特生活在一起。桑菲尔德庄园里价值连城的财物全都被那一把火毁了，罗切斯特的财产只余下破败的芬丁庄园和田产。简·爱从她的叔叔约翰·爱那里继承了五千英镑遗产，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姑娘了。结婚后，她将芬丁庄园修葺一新，又坚持请医术精湛的医生来为罗切斯特治眼睛，终于使罗切斯特恢复了一只眼睛的视力。婚后十年，简·罗切斯特同她在世界上最爱的人一起生活，并且完全为他生活，她感到幸福至极，幸福到无以言表——

“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，正如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。没有一个女人比我更加同丈夫亲近，更加彻底地成为他的骨中骨、肉中肉。我跟我的爱德华在一起，从来不感到厌烦，他跟我在一起也从来不感到厌烦，就像我们各人对于各自胸膛里心脏的跳动不会感到厌烦一样。因此，我们总是守在一起。对我们来说，守在一起既像孤独时一样自由自在，又像和同伴在一起时一样欢乐愉快。我相信，我们是整天谈着话。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活跃的、一种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。我全部信任都

寄托在他身上，他全部的信任也都献给了我。我们正好相合——结果就是完美的和谐。”听，这便是简关于他们的婚姻生活的心声。

然而现在——婚后的十二个年头，愁云如弥漫的冬云一样，袭上了简的心头。

五岁的小儿子拉住简的衣角，低声问：“妈妈，今天要带我上楼看爸爸吗？”

简埋下头，看到儿子的眼里满是渴望，便心疼地答道：“好吧，这就跟妈妈上楼去。”又转头对跟在儿子后边的女佣詹妮说：“今天傍晚就不用带他出去散步了。你去给玛丽说一声，医生一来，就马上带到爱德华的房里来。”

爱德华·罗切斯特平卧在床上，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。他的脸苍白、憔悴，那只复明的眼睛，眼神十分黯淡。这个矮小而精悍的强人，在十二年前的那次火灾中，被整个儿坍塌的房子埋在了废墟底下，拖出来后他竟还活着，而且一直没有因此造成生命威胁。但自从一年前在南欧旅行途中染病于那不勒斯后，就日渐一日地虚弱了，看了很多有名的医生，服了很多药，却毫无康复的迹象。染病后，简即中止旅行，照顾着他住进了那不勒斯的一家大医院。过了两个月，病情不见好转。医生们开始以为是染了风寒，后来诊断不是，也找不出病因。罗切斯特说：“简，我们回英国去吧，回芬丁庄园——那里才是我们的

归宿。”简说，芬丁的气候不利于健康，现在不能回去，还是在条件好的城市里治病才行。罗切斯特说：“简，我相信，我的病治不了了，回芬丁去慢慢养一养，也许会好起来的……。”在他的执意坚持下，他们动身从那不勒斯回到了英国。在伦敦治疗了一个多月，然后回到了芬丁庄园。

听见推门，罗切斯特声音微弱地说：“简，是你吗？我们的儿子来没来？”略停一停，又说：“见鬼！我不是吩咐了，叫他今天傍晚别上来了吗？简，我这脑子真见鬼了！”

简牵着儿子走到床前，柔声说：“爱德华，你想儿子吧？我把他给你带来啦。”

儿子上前拉紧父亲的手，叫道：“爸爸，我在这儿。”

罗切斯特把儿子胖乎乎的小手握在掌中，亲昵地摩挲着，喃喃低语：“好儿子，一会儿不见，就让人……”

简一边给他掖被子，一边说：“爱德华，米尔考特有内科医生汤姆先生就快来了，他是我们大不列颠岛中北部一带最有名气的医生之一呢……”

“不用了！”罗切斯特打断简的话，“汤姆医生能有什么办法？卡特医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了，那次梅森被他姐姐咬得多狠，眼看就要丢命了，卡特医生都把他救活了过来……可是，卡特先生这次对我的病也没有办法了，我是得了不治之症了，这我心里清楚。简，我知道我自己……”

我恐怕要被上帝召去了……”

“爱德华……”简叫道，“你在说些什么呀！”

罗切斯特握紧简的手，“简，简，你知道的，每个人都将经过死亡，然后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和我，也会有这一天的。现在，上帝的神光已经照耀着我了……”

“不，不会的！爱德华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儿子……我们必须一起享受幸福。爱德华，如果你不跟我们母子俩在一起了，天哪，我真的不敢想象……”泪水已经溢出简的双眼了。

“简，你不要这样脆弱，这可不是那个倔强地站在罗切斯特先生面前的那个简·爱啊！有你的爱，我们的儿子是会永远沐浴在幸福中的。”罗切斯特转向儿子，“可爱的小家伙，你说呢？”

儿子似懂非懂，歪着小脑袋回答：“爸爸说的对！”

罗切斯特于是开心地笑了：“对，对。简，听听，我们的儿子可真是懂事啦！”刚一说完，他就猛烈地咳嗽起来。

简赶紧帮他捶胸，一面说：“爱德华，你别尽想些吓我的事了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医生就快来了。”

马蹄声和车轮声从林中的车上传来。简轻声说：“汤姆医生到了。”

“汤姆，汤姆，汤姆有什么了不得？我还是相信卡特医生——他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医生啊。简，我说，你应该

派约翰去把卡特请来。”

“爱德华，你话不要说得太多了。”简给他喂水，“你不能忘了，卡特是位外科医生——不错，他真的很优秀，你被砸断的胳膊就是他截掉的。可是，这次，你的病情跟他的医术对不上号。”

“卡特又不是只懂外科——对，他把医术钻研得很深透，不管外科、内科，还是骨科什么的。连他都治不了我的病，我就没治了。简，汤姆医生没有必要赶这么远一趟路的。”

“太太，汤姆先生来了。”管家玛丽（以前桑菲尔德庄园的女仆）轻轻地走进来，她身后跟着约翰、汤姆医生和他的助手。

简向汤姆问了好；罗切斯特也吃力地半撑起身子，向他问候。

“罗切斯特先生，你应该坚定治好病的信心。我听尊夫人说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……”

罗切斯特声音很轻：“汤姆先生，我实在应该向你致以热烈的欢迎，而不该同你辩驳；但是，你的观点使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是的，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，而是始终充满朝气，始终镇定、自信，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麻烦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能力解决那些问题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不错的——也有例外，比如